

玻璃兔子

高木敏子 著
武部本一郎 画
彭克巽 译
徐小英 译



波 璃 兔 子

高木敏子著 武部本一郎插图
彭克巽 徐小英 译

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题为反对战争,追求和平。

20世纪中,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也给日本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悲惨的后果。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她在日本投降前后,怎样从一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成为孤女,怎样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坚强地面对困难,克服困难,勤学上进,努力奋斗的过程。

本书文笔细腻、生动,感人至深,在日本已发行了115版,是一本青少年喜爱的畅销书。

(京)新登字 158 号

玻 璃 兔 子

高木敏子 著 武部本一郎 插图

责任编辑 徐培忠

☆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清华园

北京通县人民文学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85 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302-01279-2/I·8

定价: 3.80 元

202

寄语中文版

衷心祈愿一颗颗爱好和平的心,组成巨大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亚洲直到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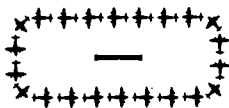
高木敏子

1993年4月1日



目 录

一、并非小事	1
二、相约再会	5
三、特攻队哥哥	9
四、妹妹回到东京	14
五、母亲和妹妹在哪里	20
六、玻璃兔子	27
七、父亲之死	33
八、曾想一死	41
九、在火葬场	50
十、哥哥回来了	57
十一、我独自一人去仙台	62
十二、两人之间的秘密	71
十三、我的两国	81
十四、从长冬到春天	88
十五、新的开端	93
十六、熠熠耀眼的章节	102
书评 给不知战争是什么的孩子们(早乙女胜元)	109
后记	112
译后记	114



并非小事



我生在东京本所区(今墨田区)东两国绿町,并在那里长大,从这里可以看到两国国技馆的大圆屋顶。国技馆是进行相扑的场所。附近有许多有名声的大力士居住的相扑屋。

每年元旦、夏、秋、冬共要举行四次相扑比赛。赛期开始前,两个人抬着吊起的大鼓,咚咚地敲着鼓点,另一个人分送比赛节目单,走街串巷。以此告诉大家,什么季节已经来到,该做什么事了。年年如此,热闹非凡。

我家房前有一条公路,叫京叶公路,路中间是一条首都电车线,房后有一条高架公路,上面行驶着总武线电车。街道上有各种中小型街道工厂鳞次栉比:铁工厂、服装厂、肥皂厂、糕点厂等等。紧挨着的是粮店、肉店、菜店、鱼店,为这些工厂的劳动者供应一日三餐的必需品。还有一个名为寿座的小剧院和一个规模不大的影院,是市民的娱乐场所。街道生机勃勃,充满劳动气息。

每逢一年一度的民族神祭祀仪式和龟户天神节,大家都放假,尽情欢庆节日。年轻人把布手巾缠在头上,抬着神轿,有

节奏地喊着：“嗨哟、嗨哟、嗨哟！”真是江户男儿一派威风！小男孩也穿上无领外衣，左右大襟上写着自己的名字，还有两条麻布背带，交叉在背后，下身穿白色短裤，脚着布袜，与神轿相互呼应。小女孩身着棉布和服，系着五彩缤纷的腰带，抬着小孩用的神轿，拉着饰有红、白色带的彩车，在街上缓步行进。这就是工商业街道上的热闹景象。

昭和 16 年(1941 年)12 月 8 日爆发了“大东亚战争”(当时我们都必须这样称呼)，人们还未来得及欢庆这场战争的胜利，它就逐渐显出了败势。昭和 18 年(1943 年)2 月，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全部被歼，消息传来，我们的街道一下子就失去了生气，变得黯然失色了。

一纸征兵令下来，首当其冲的是在工厂里干活的年轻人，后来连工厂主和商店里的生意人都一个个依次入伍了。我们这些孩子被称为小国民，几乎每天都去欢送出征的士兵，在他们的家门口排着队，唱歌送他们上路。

你响应陛下号召应征入伍，
今晨在你一生中都很光荣，
一亿欢送者唱着赞歌，
欢呼声响彻云霄，
前进吧！勇敢的人们……

我们满怀激情地高声歌唱，既没有感到不自然，也没有什么反感。我们当时受的教育是：“日本国是为了保护亚洲和本国不受英、美侵略而战斗的，亚洲的孩子们都是兄弟，一亿人必须齐心协力，制止英美军的侵略。人人都应为国家着想，为

天皇效忠。”当时我们都很单纯，以为去当兵是为了保护日本这个王国。

六年级的男生代表大家致辞：

“你们辛苦了。一心一意投入战斗，把敌人打倒！我们这些小国民会保护好后方的。”

然后我们就摇晃着用宣纸做的太阳旗。

还没有去当兵的，被送往兵器厂干活。这样，20—45岁左右的男人，在街上就越来越少见了。

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为维持生计而拼命挣扎。食品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天一合（0.18升）大米，也就是一咖啡杯那么多，另外还配给一些面粉、土豆和白薯作为代用品。当然，糕点之类是买不到了。糖、盐没有，肉、鱼也没有。商店全部歇业了。

凭街道组织发的，在薄纸上印有“1”、“2”符号的票证，可去购买配给品。布袜和短袜每四人一双，洗澡巾每15人一条，男内裤每13人一条。所以只好采取抽签的办法，谁抽到了，才能去买。一年内一个人如果能买到两件衬衣就算不错了。

政府贴出标语：“胜利前不要有过高要求”，“老说东西不够，其实是努力不够”等等，要求国民能够坚持到胜利。孩子们都想着战场上的士兵而拼命忍耐。

母亲们把手头的衣服拆了，给孩子们做上衣、裤子和裙裤（女孩穿的裤子）。布袜和木屐带都由各家自己缝制。

一天，我遇到了一件事。

母亲对我说，配给的西式衬衣已经没有了，你能不能穿哥哥已经穿不下的运动衫。可是就那么穿上它，对于一个五年级女生来说，是很不好意思的。但不穿又没有衣服可换。我一直

在想：在衬衣的胸部绣上点什么就好了。晚上，在灯火管制的暗淡灯光下，我开始为刺绣而奋斗。在衣服左胸部我绣了几朵小花。虽然我手艺笨拙，但很经心，所以绣得还可以。第二天我就穿着它上学，可是，在上体育课换衣服时，授课老师走过来，毫不客气地大声责骂说：

“江井敏子小姐，你怎么穿这种衬衣。这是非常时期，还绣花……日本现在正在作战，你不感到可耻吗！”

唉，昨晚我好不容易花功夫做的，却挨了一顿骂……。

“赶快把花拆了。现在就拆！”老师提高嗓门说。

我很窝火，浑身颤抖。我一边哭，一边从铅笔盒里拿出削铅笔的小刀，开始拆花。越着急越拆不好。我把绣花的那个小方块挖出来放在老师桌上，便带着自己的东西回家了。这天放学后，母亲因此事被老师叫去。

“妈妈，对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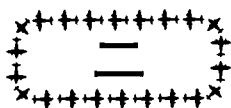
“你不用担心，妈妈会去跟老师好好说清楚的。”

傍晚，妈妈回来对我说：

“你的心情老师已经理解了，你不用担心了。但他为什么不问问，你为什么要绣这朵花。……敏子，不用担心了……。”

她的声调不那么愉快。

这个时代无论什么事都必须接受，国家困难，什么都有理，都要接受。所以，母亲的话无疑是火上加油，使老师更生气了。



相 约 再 会



战前，我家是开玻璃制品工厂的，专用玻璃制作盘子、摆设、表盘等工艺品。但战争开始后，根据军方命令，成了陆军卫生材料总厂的指定工厂，生产血沉管和注射器。本所和深川（现江东区）两个工厂，日以继夜地赶制这两种产品，工人们简直疲于奔命。

昭和 18 年（1943 年）5 月，阿图岛的日军全部被歼。日德意同盟国之一的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了。10 月，除理科大学学生以外，全国大学生在神宫外苑举行会议，欢送同学参军。

战况日趋暗淡，大学生纷纷加入陆海军，奔赴战场。

这一天下了整整一天的倾盆大雨。学生穿着制服，戴着帽子，打着裹腿，队伍最前面举着各自的校旗，在神宫外苑的田径场上浑身湿透地在大雨中向前行进。当时的首相东条在台上检阅了学生。雨越下越大，列席典礼的父母姐妹兄弟们泪如雨下。

我的两个哥哥，分别在 9 月和 10 月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海军和陆军。他们是旧制中学四、五年级，相当于现在的高中一、

二年级的学生。战云笼罩了日本全国，因此，尚未成年的哥哥和他们的同学一起志愿参军以顺应形势。他们燃烧着青春的热血，很单纯地留下了一句话：“我们要保卫国土”，就离家而去了。

母亲悲痛地阻止说：

“何至于志愿当兵呢！满 20 岁国家自然会来征兵。你们的热血我很理解。但是，再等一等吧！”

“妈妈，我们不愿成为非国民（指不守国民义务的人）。”

哥哥说罢，便分别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如此这般地把年轻人推上战场，都应归罪于战时的教育。这时，我虽然还是个小学生，却也在想，长大后一定要在军队里当随军护士，照顾伤病员士兵。我们受的教育还有：为天皇陛下捐躯。

昭和 19 年（1944 年）1 月。父亲接到军队命令，被派遣到满洲（今中国东北）奉天* 做技术指导员，为期半年。家中只剩下病弱的母亲、我和两个妹妹。工厂由舅舅代替父亲勉为其难地经营。病弱的母亲处处依靠我，好象我已经长大成人了，什么事情都和我商量。

两个妹妹只是国民学校一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我则是六年级的学生。要到三丁目街安田代理银行去，就是我的事了，尽管我也还不大，但整天不停地工作。

父亲和哥哥在为国拼命，这种想法成为我的新的支柱，心想，他们不在，我应该好好干。

昭和 19 年（1944 年）7 月。塞班岛的日军全部被歼。

* 1931 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建立傀儡政权，称之为满洲，并将沈阳称之为奉天。下同。——译注。



塞班岛“玉碎”(全体官兵死守而亡)的消息传来后。美军开始以它为基地飞到东京上空。政府决定将大城市儿童分批疏散。首先将国民学校三~六年级的学生按三种方式进行疏散。

(一)集体疏散组

在老师带领下投宿于地方寺庙、公民馆、旅馆。

(二)投亲靠友疏散组

由父母负责疏散,投靠近亲、远亲和熟人。

(三)留守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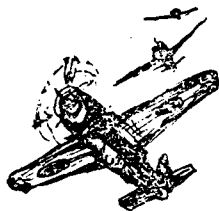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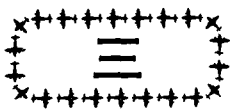
体弱和有各种理由无法疏散的,则被留下。

我决定加入投亲靠友疏散组。每个孩子无论如何,在8月中必须从中选择一种进行疏散。大约在7月底,每个班级都在校园拍照留念,相约再会后便分手而去。

集体疏散组的同学们,从两国站出发奔向千叶县香取郡的寺庙。学生们象是要去旅游过夜一样高兴地走了,但没过几天,就非常想念东京,低年级的学生都说:“想回去,想回自己家去”,边说边哭,六年级学生最大,一面安慰他们,一面也在流泪。此情此景真令人心碎。

听说,由于食品太少,有些学生因饥饿难忍,便去附近农家偷柿子,偷晾晒着的白薯干。有些学生等不及父母来看望,就结伙沿铁路逃跑,结果不是挨打,就是被抓住。有些学生则叫父母来探望时带上炒黄豆,睡在被窝里一粒一粒地吃。

这就是集体疏散组的同学回来后给我讲的悲伤情景。



特攻队*哥哥

约在八月中旬，收到海军预科见习生行雄二哥寄来的没有军检印的信。

父母亲大人：

我终于要作为特攻队队员奔赴外地了。因此，请你们在8月20日下午2点以前，来阪急线西宫北站前广崎家。广崎家开一爿很大的瓷器店，一看就可找到。自从我转到宝塚航空队以来，他们一家人对我很亲切，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这次见面也许是最后诀别。恳请你们驾临。

行雄

这个哥哥参加的是位于三重县香良洲的三重海军航空队，见信后才知道他已转到宝塚。而且还要作为特攻队员奔赴外地。

* 特攻队，全名特别攻击队。日本军国主义组织的敢死队，以飞机的机身冲撞敌机、敌舰，飞行员与飞机同归于尽。——译注。

三天后哥哥就要出发了，但父亲还没从中国回来，母亲的老毛病——心脏病刚刚发作过一次，根本不可能去关西。

“我很想无论如何都要去一下，但目前的身体状况实在不行。今生今世大概再也见不到你哥哥了。要是能行的话，我爬也要爬去。敏子，拜托你代表我们全家去一趟。敏子是一定能行的。在你回到东京以前，母亲将在神坛上燃点明灯，向菩萨烧香祈祷，祝你一路平安。”母亲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这样说。

第二天，母亲不知道托谁弄到了（这在当时是很难弄到的）大阪的往返车票，母亲还把深川的八幡菩萨和成田山祈求武运长久的护身符交给了我。分手时，母亲拿出切成方块的年糕和真正包有小豆和糖做成的豆馅儿。母亲对我说：

“到了那里，请他们家的人用这做成年糕小豆汤给哥哥吃。然后把我的话告诉哥哥：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活着回来，千万不要死在那里，送死是无谓的。人家也许会笑我，说我不象一个军国母亲，这没关系，你不用管它。敏子，你一定要把我的话转达给他。”

现在，我自己也是母亲了，所以很理解我母亲当时那种无可奈何的悲伤感。现在不去会面，很可能这一生就见不到儿子了。母亲对自己的身体是多么悲叹！她实在是很想去啊！而且，让一个六年级的女孩子去她从未去过的关西，有多担心！

幸亏，同车箱的人对我都很亲切。听说我只身一人旅行，他们都很吃惊，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火车下午3点驶离东京车站后，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大阪，在那时候，这段路程毕竟还是很远的。

一个中年阿姨，看着我疲倦的脸对我说：

“明天一早就到大阪了。你睡着后火车就会把你带到大

阪。别担心，好好睡吧！到了大阪，我会叫醒你的。”

第二天清晨6点平安到达大阪。我向站务员打听阪急线梅田站在哪里，好不容易才到了西宫北口站。广崎先生家就在站前的商店街，所以马上就找到了。但店门还关着。我只好使劲敲门并大声喊叫：

“广崎先生！广崎先生！”

门里走出一个很有风度的阿姨，问道：

“你是谁？”

“我是东京的江井。哥哥写信让我到这里来的。”

我一边回答，一边深深地鞠躬。

“哦！是江井君的妹妹啊！一个人来的？真不容易！”

阿姨由衷地欢迎我，把我当成熟人或亲戚。

“请进来吧！下午你哥哥就会来的。现在你先吃饭，然后休息一下。坐夜班车很疲倦的！只身一人来真是不容易啊！”

我向她谈了家中的情况，把母亲的礼品送给她，并说，母亲非常感谢广崎先生，感激之情无以言表。随后，拜托她用带来的年糕、小豆馅儿做年糕小豆汤给哥哥吃。

这家的主人也是出征的战士，他去南方了，所以家里没有当家人，只有母亲、妻子和妹妹三人。店铺由于无货可售而歇业了。他们诚心诚意地款待我，我吃完早点就上床睡觉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听到有人喊：

“敏子君！哥哥来了。”便醒了过来。

我惊慌地从床上跳起。虽然是第一次到陌生人家，但由于坐了夜班车，所以睡得很死。当我走下楼时，看见哥哥穿着预科生的制服，制服上有十个钮扣，他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然而，从他身上却透出某种悲壮感。



mtf